

玉田县文史资料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河北省玉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 玉田县文史资料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河北省玉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九月

## 玉田县文史资料

### 第五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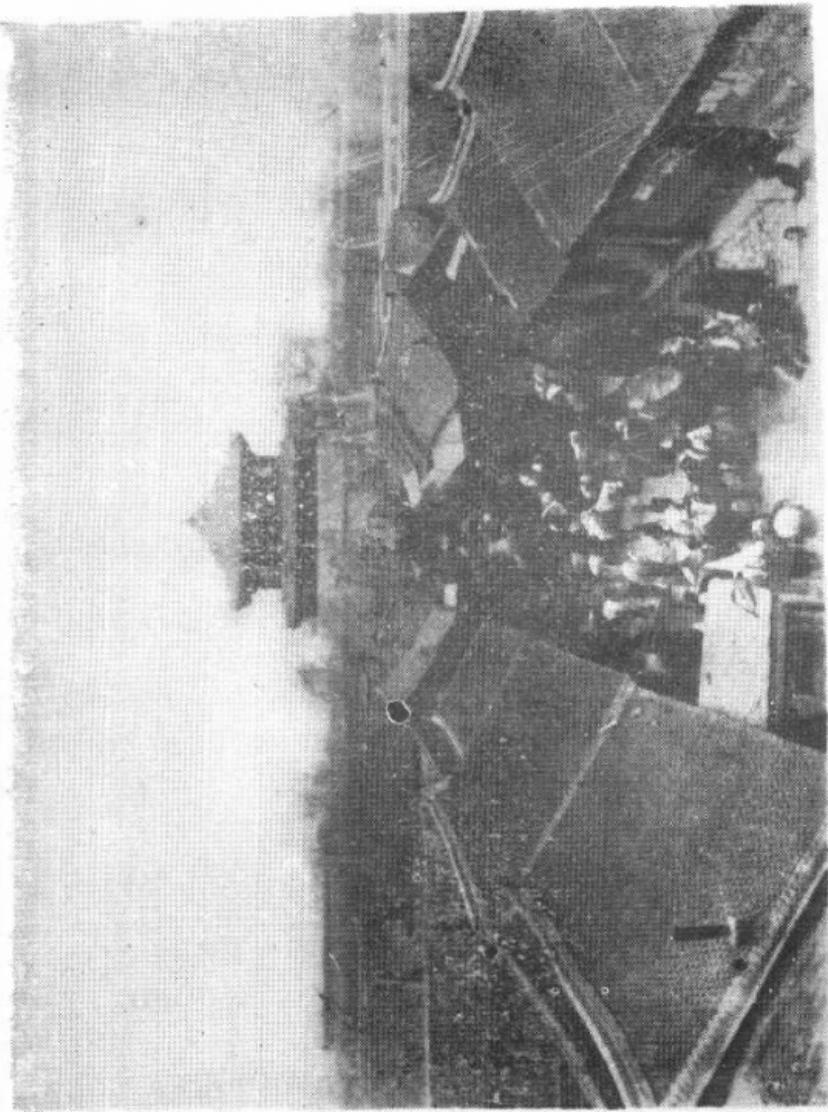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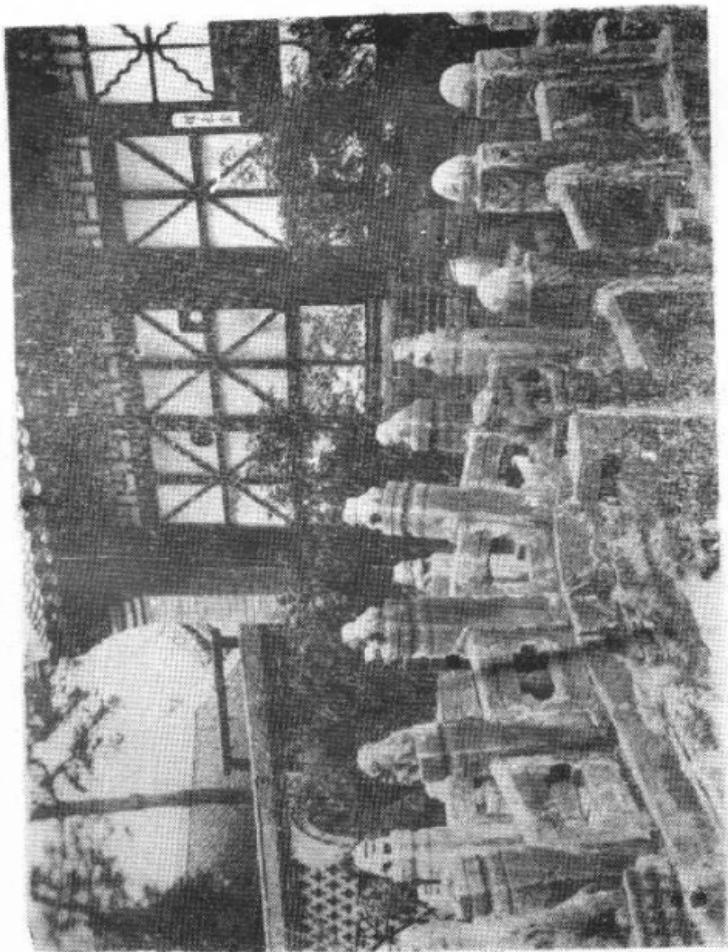
政协玉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玉田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 32开 字数 137千字 印数 2000册

清末玉田城内鼓楼南街景影





玉田文庙，图中的建筑是原文庙的大成门，它位于棂星门与大成殿中  
间，民国十七年（1928）改建为民众教育馆，这是大成门的中西两间，门  
前的三座石桥为泮水桥，建筑物的门窗已非原貌。

# 前　　言

文史资料征集工作是周恩来同志生前倡导的，是人民政协工作中的组成部分。全国政协章程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根据统一战线组织的特点进行关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通过文史资料的征集和出版，广泛团结爱国人士、知识分子、海外侨胞、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各阶层的社会人士，扩大政协的活动领域，进行近代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玉田县政协自1981年建立以来，经过历届政协委员、文史资料员和机关同志的努力以及社会各方面人士的大力支持，已征集了近180篇，约52万字的资料，经过整理，前已出版了四辑文史资料。现在《玉田县文史资料》第五辑又与大家见面了，它将为文史的海洋增添一朵浪花，为两个文明建设推波助澜。为修史、编志提供可借鉴的文史资料，并作为文史读物，帮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过去，认识现在，从而激发人们热爱党，热爱国家，热爱家乡的感情。也可以作为乡土教材，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第五辑文史资料刊登的是玉田籍人物史料。1990年8月开始征集，一年来共收集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教育、艺术、宗教各界人物史料50余篇。经过筛选整理，本辑

辑印了34篇，约十二万余字。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承蒙从事和热爱文史工作的同志热情撰稿和提供史料；初稿形成之后，孟昭林、李作仁、袁春普、袁竹安等同志在百忙中抽出时间，认真帮助审改，并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水平所限，编审时间较短，且有些史料查寻难度较大，难免有疏漏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一九九一年九月

## 目 录

---

贾兰坡教授	吴尔亮	( 1 )
当代历史学家赵光贤	关兆生 陆国泰整理	( 9 )
著名土壤学家李连捷教授	张 儒	( 16 )
孙庆泽	张忠勋	( 24 )
中医古籍文献专家钱超尘教授	李作仁	( 27 )
铁路运输专家吴绍曾	吴尔亮 张忠勋	( 37 )
韩少云的舞台生涯	张树云整理	( 40 )
写实派猴戏的一代宗师郝振基	孟昭林	( 50 )
作曲家岳仑	苑广田	( 57 )
皮影戏界的杰出人才李脱尘	张树云	( 60 )
唢呐演奏家刘占宽	刘占国 刘维存	( 63 )
昆坛翘楚王益友	孟昭林	( 66 )
盖京东——肖四	刘达威	( 72 )
唐福山事略	袁竹安 袁化安	( 77 )
王庆荣	王兰阁	( 81 )
孙奂仑先生与河北民政	何德骞	( 84 )
进步人士王却三	袁春普	( 96 )
王承祖	张世昌	( 102 )

刘善琦小传	张忠勋(107)
著名作家从维熙	夏庆明(109)
向故乡的汇报	单学鹏(117)
记潜心写作理论研究的张世俊	张莉(125)
诗人书法家旭宇	张树云(128)
清末武进士范长春	王兰阁(133)
圆融大师	刘永灿(138)
清末御史蒋式理	陆国秦(142)
书画家蒋雨浓	刘达威(146)
我的艺苑生涯	郑庆衡(151)
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 ——记金石书画家孙竹	孙国航(155)
记中年书法家陶然	李作仁(162)
画家朱述曾简介	刘达威摘(171)
齐若斋	刘达威(172)
邵鸿基事略	袁竹安 王志永(180)
玉田县最后~任伪县长叶善枝	春圃(186)

## 贾兰坡教授

吴尔亮

贾兰坡，字郁生，曾用笔名周龙、蓝九公。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考古学家。他的名字和业绩，自1938年起陆续刊载在美国人编制的《国际人类学家辞典》、日本出版的《世界考古学事典·上》、《中国科学家传略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科技名人辞典》，以及一些报刊杂志上。现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1980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兼任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中国人类学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副会长、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以及美国（加利福尼亚伯克利）人类起源研究所研究员、国际博物馆保存委员会中国协调员等14个职务。

贾兰坡于1903年11月25日出生在河北省玉田县郭家屯乡邢家坞村。幼年时代，家境十分贫困，父亲贾荣斋被迫到北京颐中烟草公司做了一名小职员。全家依靠父亲的微薄工资度日。他7岁时，到外祖母所在村读私塾。1920年随家人一起迁到北京。曾先后入扶轮小学、汇文小学上学。北京汇文中学毕业后，于1931年春参加了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主办的周口店发掘工作，为练习生。1933年为练习员，1935年提为技佐（相当于现在的助理研究员、讲师）。是年，

主持周口店发掘工作的裴文中先生赴法国留学后，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即由贾兰坡主持，一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为止。在这期间，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连续取得了重大进展，除了发现大量石器和脊椎动物化石外，还发现了北京人完整和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化石3个，再一次轰动了全世界。据事后伦敦国际剪报社给贾兰坡的信告知，世界各国发表这一消息的剪报计2000余条。他1937年为调查员，1945年晋升为技士（相当于副研究员、副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并兼任该所新生代室副主任、标本室主任，及周口店工作站站长。他数度主持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

贾兰坡是一个自学成材的科学家。他1929年中学毕业时，正是国内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经破裂，国内大地满目伤痕的时候。要继续念大学，家境贫困不允许他这样做；要找工作，在那年月是相当困难的。他中学毕业后两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年轻的贾兰坡为了找到理想的工作，如饥似渴地武装自己。北京图书馆是一座知识的宝库，他每天一清早就等候在图书馆的门口，中午在附近买两个烧饼充饥，下午开馆时又继续到阅览室看书。他年以继日流连往返，在这里几乎涉猎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他边学边做笔记，回家后反复思考。当时《禹贡》、《旅行家》成了他最喜爱的书刊。两年的自学，为实现童年的理想——有朝一日解开自然之谜，打下了深厚的知识基础。

1931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决定招收一名练习生。贾兰坡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了。新成立的新生代研究室由杨钟健任副主任，裴文中任野外采集部主任，主持周口

店的发掘工作。贾兰坡经朋友介绍结识了裴文中先生，成了周口店发掘工作中最年轻的一员，年仅23岁。由于工作的需要，与他对周口店地下宝库的兴趣和事业，使他下定决心，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学习。作为一名练习生，要为所里买东西，管伙食，包装化石，修理化石，测量标本等，但他总是及时、准确地把本职工作做好，然后挤时间学习地质学、古生物学、生物学等专业知识。他口袋里总是装着一个本子，几位前辈讲的有关学术问题的意见，他都及时记下，不懂再去请教。每天业余时间，他都挑灯独读。一次，裴文中从地质调查所借本《哺乳动物骨骼学入门》一书，贾兰坡特地向裴文中转借，并用英文打字机全部打出来，然后逐字逐句地读，看不懂就请教。这本书是以解剖狗的骨骼为例的，为此贾兰坡邀了几名青年工人在夜里去打野狗，等别人把肉吃完后，他把骨头拣起来，组成了一副完整的狗的骨架，把头骨上的不同骨骼涂上不同的颜色，并分别写上不同的拉丁文名词。他不仅注重书本上的知识，还注重在实践中去学习。1933年杨钟健交给他两盒兽牙化石，让他作出种、属的鉴定，他一面测量标本，一面查阅资料，还不时地向别人请教，干了好多天才完成了任务，受到了杨钟健的表扬与鼓励。

年轻的贾兰坡是一个有事业心，又有作为的青年，中国地质调查所以及新生代研究室的领导先后送他到北京大学地质系和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系进修。在两个高等院校里，他系统地获得了地史学、地层学、古生物学、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人类解剖学等课程的基本理论，使他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能够用理论来解答，而且使他积累的知识更加系统化，

并获得了不断更新知识的能力。他在医学院进修时，天天留在人体解剖室内，通过对多个人体肌肉、骨骼、神经系统的观察，逐步弄清了人体形态和解剖。为了加深记忆和理解，在他的白色工作服左右口袋里，分别装着人的左右手骨的标本，以便随时观察它的形态、结构，并背诵拉丁文和英文名称。他在学习上始终如一，孜孜不倦。用他的导师杨钟健的话说，“学习好比滚雪球，越滚越大”，他自己又加上一句，叫“不滚就化”。他有意识地自我培养，暗下决心：谦虚、谨慎、务实、惜时；怀大志，登上峰，报效祖国。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成了一名闻名中外的科学家。

一个人的科学成就总是与他的勤奋成正比的。早在三十年代，他就对北京人的地质分层、文化性质和生活环境诸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后，他执著追求，与时俱进，写了很多有关这些方面的论文和著作，仅不完全统计，达360余篇（册），其主要代表作有：《中国猿人》、《河套人》、《山顶洞人》、《从猿人脑发展到现代人脑》、《骨骼人类学纲要》、《冰川与考古（化石）》、《周口店——北京人之家》、《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此外，他还与他人合作写了《周口店第四纪冰川现象的观察》、《中国标准化化石（脊椎动物）》这些学术著作有的已印成专册，公开发行，有的刊登在有关学报和专刊上，有的还被译成外文，公开出版发行。最近由他主编的《科普全书》中的《人类的黎明》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又出版。他和贾慰文著《北京人轶事》的英译本最近也由外文出版社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贾兰坡教授是世界公认的一位有权威的旧石器时代考古

学家。早在50年代，他研究的重点就集中到中国旧石器时代。1956年，他在《考古通迅》上发表了《对中国猿人石器的新看法》的文章，1957年又在同一刊物上发表了《试述中国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的相互关系》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到他已经把注意力放在有关的理论研究上，而不是对石器形状的描述。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后期，贾兰坡教授对中国旧石器的研究主要集中到华北，尤以对山西的旧石器研究为重点。1959年，他与裴文中一起，研究了在山西丁村发现的旧石器，指出了丁村文化是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初的文化。1960年与王择义、邱中郎发表了《山西旧石器》的专刊。1962年又与王择义、王建出版了《匼河》专著，指出匼河遗址的时代属于更新世中期的早期，文化本身属于旧石器时代初期的早一阶段，与周口店十三点相当。并指出了丁村文化是由匼河文化逐渐发展而来的。1972年贾兰坡与盖培、龙玉柱发表了《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从地貌、地层、脊椎动物化石和石器等方面作了全面研究。指出：华北旧石器时代的发展至少有两个系统，一是“匼河—丁村系”，也叫做“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传统”。另一个是“周口店第一点—峙峪系”，或者叫“船头状刮削器—雕刻器传统”，首先指出了我国原始文化的继承关系。这一观点得到了日本和美国考古者的支持，美国学者极感兴趣，认为：“对北美考古是指导性的”。

贾兰坡教授十分注意人类的起源和发展。早在1957年，他和他的学生王建，根据北京人具有制造石器的复杂技术和用火能力，以及北京人体质形态的进步性质，发表了《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提出：要在中国寻找

最古老的人类化石及文化遗物，应到更新世初期的泥河湾期（距今300—100万年）的地层去寻找，因为这样的地层里才会有最古老的人类遗骸和文化遗物的存在。这一科学论断在当时引起了一场争论，现在已被他们和别的科学工作者的发现——西侯度文化和元谋人——所证实。《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文化遗址》一书，就是以贾兰坡为首的科学家对我国更新世早期（300—100万年前）应有人类及其文化遗存的问题研究多年所取得的成果。在这部专著中，还提出了华北古文化的分期，认为匼河——丁村系的文化系统是这样演变的，即西侯度文化→蓝田文化→匼河文化→丁村文化→鹅毛口文化。这个分期受到科学界的广泛重视。1978年，贾兰坡发表了《中国细石器的特征和它的传统起源与分布》一文，这是他对细石器研究的系统总结，再一次在国内引起重视。

自从西侯度遗址发现后，贾兰坡又提出人类的第一把石刀应到上更新世（距今400万年前）地层中去寻找，这一假说，即将被近来的发现所证实。据目前在云南元谋的考古发现，将证实他提出的“人类起源于南亚”的假说。他与杨钟健一起，力主人体形态的发展可以表述为南猿→直立人→智人。由贾兰坡主编，1982年香港三联书店和上海科技出版社在香港出版的《人类的黎明》一书，是阐述人类起源和演变的科普读物。全书有400多幅彩色和黑白照片，配以流畅的文字，是一部图文并茂，信息准确，形式新颖的人类学著作。

贾兰坡教授不仅仅是古人类学家、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而且在古脊椎动物和第四纪地质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

一直是中国地质学会第四纪冰川及第四纪地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早在30年代，他就与卞美年一起去云南富民和四川万县盐井沟采集洞穴或裂隙内的第四纪哺乳动物。1951年他与王田伦共同研究了周口店冰川遗址，为研究北京人生活环境提供了新线索。1982年，贾兰坡和他的学生卫奇在《地质学报》上发表了《建议用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成果建立我国第四纪的标准剖面》一文，把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古人类学、古脊椎动物学与第四纪地质学结合起来，为基础理论科学和生产服务提供了一条新的可以借鉴的路子。

贾兰坡教授卓著的科学成就，赢得了国内外各界的崇敬。过去，他曾为各大学和博物馆培养了进修生多名，为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培养研究生四名。现在，贾兰坡教授已经是84岁高龄的老人了，他仍为山西大学考古系培养着两名研究生，而且成绩优秀，即将毕业。近年来，他曾多次应邀去美国、日本、阿尔及利亚、瑞士等国讲学。在国内，各大学、博物馆，几乎都有他的足迹。他要把毕生的精力和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都贡献给国家，贡献给全人类。就在耄耋之年，他还和同事们共同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基金项目，并兼任《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课题的负责人。

在贾兰坡教授的会客室里，挂着一幅由书法家魏传统写的字画，它是诗人天海赠给贾兰坡的一首诗，内容是：

周口店前万里沙，  
龙骨山上烟雨斜，  
唯君慧眼识沧桑，

人猿揖别小儿家。

这首诗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贾兰坡教授至今在科学上成就的恰如其分的评价了。

